

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(甲种)

郭沫若著译书目

(增订本)

萧斌如 邵 华 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(甲种)

郭沫若著译书目

(增订本)

萧斌如 邵 华 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沈仍福

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(甲种)
郭沫若著译书目
(增订本)

萧斌如 邵 华 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祝桥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8.5 插页 6 字数 361,000

1980年8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2版

1989年10月第2次印刷

印数：10,001—11,700册

ISBN 7-5321-0021-9/I·35 定价：6.85元

前 言

郭沫若同志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。他既是诗人、剧作家，又是文学评论家、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。郭老一生不畏辛劳、勤勉创作。他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，包括文学、艺术、哲学、历史学、考古学、古文字学以及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外国进步文艺方面，都有令人叹服的成就和巨大的贡献。他学识渊博、才华横溢。他一生留下的宏富瑰丽的巨著，是我们民族的宝贵的文化财富。学习、研究郭老及其著作，乃是我国文艺工作者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。我们选编这本《郭沫若著译书目》，一方面是借此寄托我们对郭老的无限怀念之情；另一方面，也是为研究郭老提供一份初步的书目，以利更好地继承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。

本书除辑录郭老历年著译书目外，还刊印一部分早期的、罕见的著译版本书影，以供参阅。

本书封面题签系于立群同志遗墨。参加本书编辑工作的有萧斌如、邵华、朱一冰、朱秀珍、朱怀卿、张晖、范志清、徐群、朱春芳、张善信、陈秀珍、刘兰、侯桂英等同志，由萧斌如、邵华、朱一冰同志统稿。

在编辑过程中，曾得到上海师范大学、上海书店等有关单位和同志的热情帮助和指导，在此一并表示谢意。

本书目因限于馆藏、时间和编辑水平，遗漏差错之处在所难免，敬希读者赐教指正，以便今后修订再版。

编 者

1979年4月

编 例

- 一、本书日辑录郭沫若截至 1985 年出版的著译五百余种。所录范围,以我馆馆藏为主。
- 二、本书目分为八个部分:(一)著作;(二)翻译与合译;(三)日译著作;(四)合集;(五)翻版本;(六)选编、编注本;(七)编校本(附郭沫若丛书目录);(八)改编本。其中除(三)、(四)收录部分书目外,其余凡我馆有馆藏者均予收录。
- 三、本书目排列以该书初版本出版时间先后为序。
- 四、著录项目和次第:
 1. 书名。
 2. 著者(作者用本名发表,不予著录,署笔者者,则加以署明。译作的原著者姓名、原名、译名全录)。
 3. 丛书名称(丛书名称相同的版本不重复注明)。
 4. 版次(出版者相同的不重复注明)。
 5. 开本、页数(开本、页数相同的版本不重复注明)。
 6. 目次。



1923年上海泰东图书局初版本封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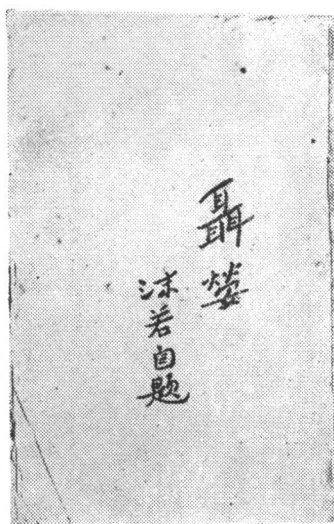
1921年上海泰东图书局初版本封面。



1928年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初版本封面。



1928年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初版本封面。



1925年上海光华书局初版本封面。



192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初版本封面。



192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本封面。



1926年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初版本封面。

請看今日之蔣介石

(郭沫若)

▲蔣介石是屠殺民衆的刽子手

▲安慶「三二三」慘案的真相

▲原殺黨員同志的大陰謀

▲勾結青紅幫流氓地痞的匪幫首領

▲調新編第一師剿殺南昌

▲九江「三一七」慘案的鬼賊伎倆

▲走一踏打一路真好威風打調街

▲將女同志刺去外衣痛打調街

▲新五省聯軍總司令的奉承

▲奉命解決的繼承者——張作霖的爪牙

▲孫傳芳不降，革命必歸失敗

▲中央已罷免蔣介石的職權

▲孫傳芳已經不是我們國民革命軍的總司令，蔣介石是流氓地痞，土匪毒蛇，貪官污吏，賣國軍閥，所有一切反動派，反革命勢力的中心力量了。

▲他的總司令部就是反革命派的大本營，就是屠殺民衆的大屠場，他日已經成了一個比吳佩孚，孫傳芳，張作霖，張宗昌等還要兇惡，還要狠毒，還要狡猾的刽子手了。他的罪惡是難盡的，我現在祇把他三月二十三在安慶屠殺黨員，屠殺民衆的最近經過向我們詢問志及各界民衆公鑒。

我們是三月十六離開南昌的，他比我們早一天到達九江，九江的「三一七」慘案已經在我們革命的路上面了一個永遠不能磨滅的污點。

但我們那時對於他的所為還不甘明瞭，主持這場慘殺，究竟是什麼人我們還不知道。我們對於他雖然不免有幾分懷疑，但我們還以為他總不會是主使的人，主使的人一定是段祺瑞劉士生等叛黨。民衆，賊的走狗了。及到「三二三」的慘案發生，我們纔知道了這陰謀的大概了。這個萬惡滔天的蔣介石，

「三一七」慘案發生後，第二天他就命令我們到安慶去。我們是十九號到達安慶的，他比我們遲到一天。安慶的民衆在省市黨部的指導之下所表示的歡迎的熱誠，可以說是空前所未有。安慶在青天白日旗幟之下復活起來，安慶省黨部正在召集第一次全省代表大會，準備組織正式省黨部以推行本黨的主張。代表大會本是預定三月十號開幕的，聽說他遷移駐安慶，便專機他延期到三月二十二日。安慶省的黨員同志對於他所表示的誠懇的熱誠，也可以說是無微不至了。但就是這個過於奉承的表示早伏下了無窮的危險，我早就覺到大會的進行恐不能夠順暢的關係，不料我所懷抱憂慮竟成了顯然的實現——而且很殘酷的實現。

三月二十二日代表大會開幕，就在開幕的那一天，便發生了慘案的預兆了。

先是安慶城內有四個總工會，一個是在省黨部指導之下成立的，其他三個都是投機份子們的非法的組織，三個之中比較略正的兩個，已經由省黨部和政治部把他們合併了起來，只剩下那個偽總工會，完全是由劣紳土豪收買流氓地痞所組織的。每人出洋四元，入會後不納會費，並贈送一個銀質的徽章。如此重價買收，也僅僅僅得了一百名的會員的光景。這個偽總工會無論怎樣是不能夠維持他存在的，所以黨部早就有命令叫他們解散，我們總政治部到後，也就在二十二日那一天，下了一道命令叫他們停止職權，總共解散。但他們所藉口的說是奉了總司令的命令組織的，在當初我們還以為是他們的夢，所以我們也就沒有顧慮。不料就在二十二日的那一天，下午二時開始，剛把代表大會的關係整理行完畢，他們偽總工會的暴徒們突然放槍，剛把代表大會的關係整理行完畢，他們偽總工會的暴徒們

便其總干政在公共的總司令部行機關。他們舉了代表去要求撤

發表于1927年5月武汉《中央日報·附刊》。



1931年上海大东书局据著者手迹影印初版。此系线装本上册封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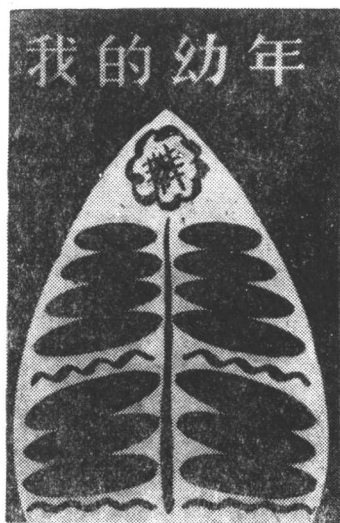
1931年上海大东书局据著者手迹影印初版。此系线装本上册封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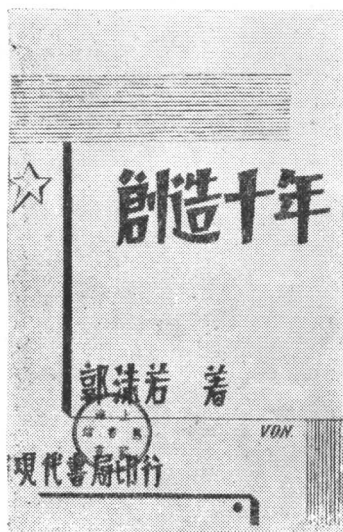
1930年上海联合书店初版本封面。



1945年重庆群益出版社初版本封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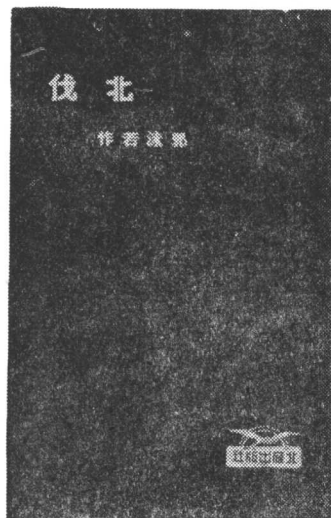
1929年上海光华书局初版本封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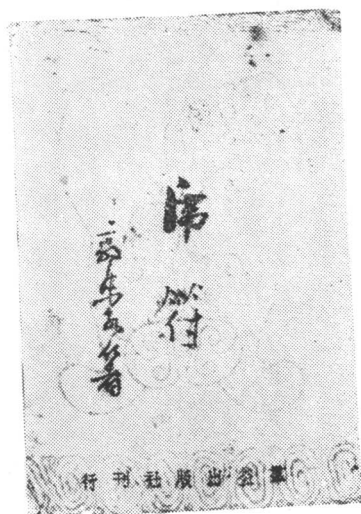
1932年上海现代书局初版本封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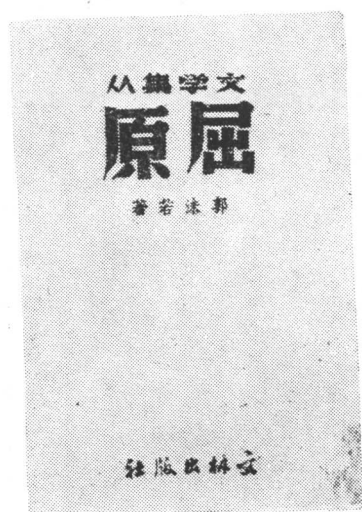
1929年上海现代书局初版本封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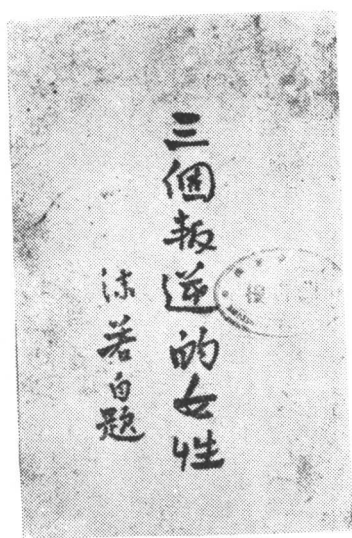
1937年上海北雁出版社初版本封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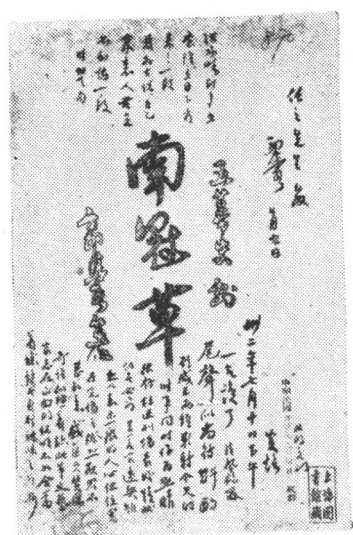
1942年重庆群益出版社初版本封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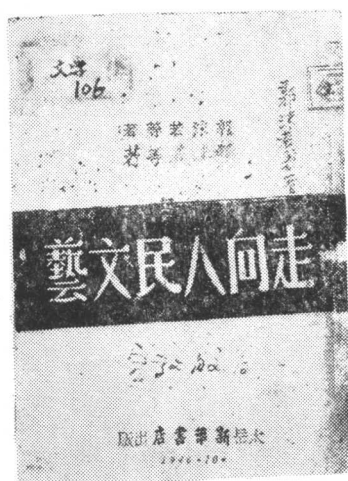
1942年重庆文林出版社初版本封面。



1926年上海光华书局初版本封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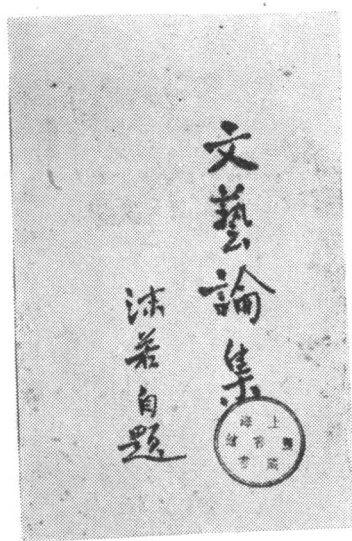
1944年油印本封面。



1946年太岳新华书店初版本封面。



1940年桂林南方出版社初版本封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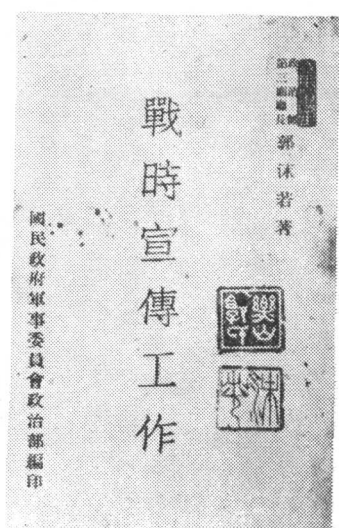
1925年上海光华书局初版本封面。



1988年生活书店粤版封面。



1938年广州北新书局初版本封面。



1938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初版本封面。



1937年上海大时代出版社初版本封面。



1937年上海抗战出版社初版本封面。



1946年上海群益出版社初版本封面。



1941年香港孟夏書店初版本封面。



1945年重庆群益出版社初版本封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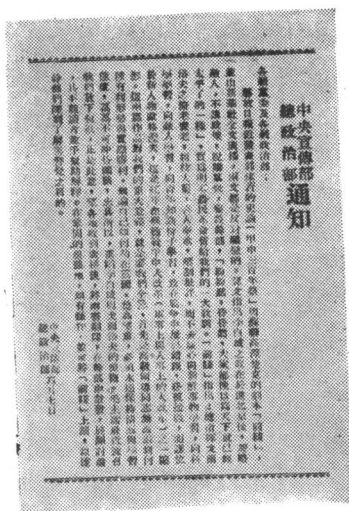
1942年重庆文学书店初版本封面。



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1945年
版封面。



苏中出版社1944年版封
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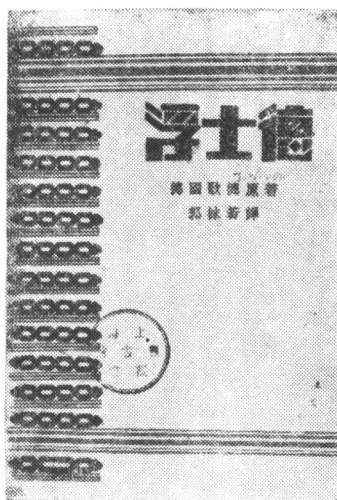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中共中央宣传部、总政治部
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印发的关于学习郭
沫若同志史论《甲申三百年祭》的通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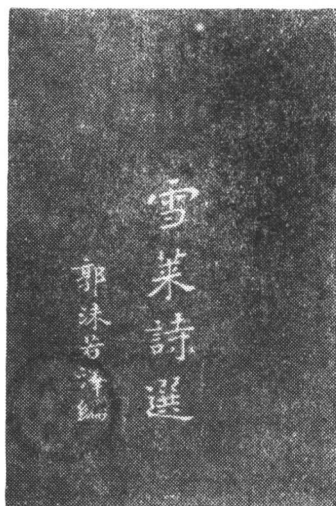
1927年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初
版本封面。



1922年上海泰东图书局初
版本封面。



1928年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初
版本封面。



1926年上海泰东图书局初
版本封面。